

論無名氏《清靜經註》對唐宋小說的繼承與改造*

周西波*

摘要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是大約成書於唐代的道教經典，全文雖僅數百字，對道教卻有深遠影響，唐末五代以後有不少道士為其作註，其後全真教又將其作為日誦功課，更促進此經的普及。關於此經及經註的研究成果，比較集中在文字校釋及思想詮釋等方面，然而在該經諸多註本中，有一種大約成書於宋元之際的無名氏註本，註文中載錄許多靈驗故事，卻一直未受到重視與討論。實際上該註本的撰著方式，可能是為了適應社會大眾的閱讀，促使經書的普及，而呈現出道經註疏通俗化的取向，其故事內容與唐宋小說的流傳有密切關係，不論就傳統小說流行的考察，或道教靈驗故事形成的探究，都有不可忽視的研究價值。本文即針對該經註中的靈驗故事內容，詳細考察其與唐宋小說之間的關係，並歸納、分析其敘事結構、文辭、義旨…等各方面與唐宋小說之異同，藉以呈現這部經註在宗教文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清靜經、靈驗故事、唐宋小說、通俗化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一，計畫編號：NSC 92-2411-H-270-001。初稿曾於「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辦，2006年11月10-12日）宣讀。

* 嘉義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論無名氏《清靜經註》對唐宋小說的繼承與改造

周西波

壹、前言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以下簡稱《清靜經》）是大約成書於唐代的道教經典，載《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全文雖僅數百字，對道教卻有深遠影響，唐末五代以後有不少道士為其作註，如杜光庭、侯善淵、李道純…等，或視為重玄思想，或以內丹修為釋之，加上全真教將其作為日誦功課，更促進此經的普及。¹關於《清靜經》及其註本的情況，《道藏》收錄十種，《道藏輯要》收錄三種，《藏外道書》收錄四種，互有重複。²關於此經及經註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文字校釋及思想詮釋等方面，例如日本學者三田村圭子撰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について—杜光庭本の資料的検討—〉³，麥谷邦夫亦撰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考》—杜光庭注との關連において—〉⁴，而盧國龍在《中國重玄學》及《道教哲學》中都對該經思想進行過探討⁵。

¹ 參見《中華道教大辭典》「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月，頁335。

² 詳參三田村圭子〈《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について—杜光庭本の資料的検討〉，《道教文化への展望》，平河出版社，1994年11月，頁80-84。

³ 見前引文。

⁴ 載吉川忠夫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唐代の宗教》，朋友書店，2000年7月，頁459-485。

⁵ 見《中國重玄學》第七章第一節〈《清靜經》等經論義旨與道教觀念的轉化〉，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8月，頁446-462《道教哲學》中篇第五章第四節。

在《清靜經》諸多註本中，有無名氏註本一卷，收錄於《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是字二」⁶，其中載錄許多靈驗故事，一直未受到重視。實際上該註本的撰著方式，可能是為了適應社會大眾的閱讀，促使經書的普及，而反映出道典註疏通俗化的取向。尤其故事內容與唐宋小說的流傳有密切關係，不論就傳統小說流衍的考察，或道教靈驗故事形成的探究，都有不可忽視的研究價值。

此經註的成書時代，《中華道藏》認為出於宋代，但未述明所據⁷。《道藏提要》則認為是元代作品，所據的理由是該書中有「昔宋時熙寧元年」之語，又有「也囉」等之使用，故疑為元代作品。⁸今案「昔宋時熙寧元年」之語見於「寂無所寂，…，常清靜矣。」註文中「聶處仁」故事之文字。「熙寧」為宋神宗年號，元年乃西元 1068 年。除了《道藏提要》所述之外，書中「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句的註文中，錄有「袁通」的故事，其中有「至於宋哲宗之朝猶在」之語，宋哲宗朝則為西元 1086 至 1100 年，均為北宋時期。又「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註文所載「孫壽」故事有「昔唐慶元中」之句，然唐代並無「慶元」年號，而是南宋寧宗的年號（西元 1195-1200），下距南宋滅亡（西元 1279 年）尚有 79 年時間。註者不太可能自創新的年號，應是就其所知年號誤植於唐。據此可知此書著成時間應晚於南宋寧宗慶元（西元 1200 年）以後。

該經註將經文分為十七個部份，每一部份為一至數句不等。第十三部份僅有「能遣之者」一句及數句註文，其餘部份多有徵引典籍文

⁶ S.N.756；《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 1 月）收錄於第 6 冊，頁 15-37。

⁷ 見《中華道藏》第 6 冊，頁 15。

⁸ 詳見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8 月，頁 541-542。

字。

徵引典籍以《文中子》最多（16 處），其次為《易》（7 處），另有白雲翁語（5 處），餘《定觀經》、《仙經內傳》、《劉子》、《亢倉子》各一則。其中「白雲翁」未詳何人，有待進一步考證。

本書各部份經註中除了解釋經旨文字及徵引典籍外，大部份均載靈驗故事，惟第一、二及十三部份未載，而第十四部份「內觀其心，……，物無其物。」之註中，引戰國文舉與龍叔之對話，解釋「六病七魔」之因，無故事情節，乃改益自《列子》卷四的文字。又引季札入燕，於途中與負薪者見道上之金，皆不願取之事，則出自《吳越春秋》，均不屬靈驗故事。茲就書中靈驗故事來源之考察、改寫方式的探討等，述之如後。

貳、無名氏《清靜經註》中靈應故事來源之考察

在該經註中計列舉有十三則故事，茲將其故事大要及來源依序述之如下。

一、孫壽故事，見於「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之註，敘唐慶元中，有獵者孫壽，於某日見大澤中有一叢草木不畏野火之焚，疑而前往，見道庵中有一七旬老人，正讀誦《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老人向其闡述「清靜」之旨及不懼火災之由，孫壽乃受其經而悟道，亦名於世。

此則故事改編自《法苑珠林》卷 26，《太平廣記》卷 103「報應二」及《說郛》卷 26 下均收錄〈孫壽〉條，原故事中孫壽所見為《金剛般若經》及一死僧，無對話，時間為唐顯慶中，經註中保留「孫壽」之

名，然換易經書，以老叟於道庵誦經取代草中死僧，增益對話內容及孫壽受經悟道之結局，且將時間改為「唐慶元」，然唐代並無「慶元」年號，「慶元」為南宋寧宗年號（1195-1200），殆為改易者以所知年號隨意改換，造成時代錯置的現象，此在民間創作中亦屬常見。

二、白仁哲故事，見於「天清地濁，天動地靜。」之註，敘唐時朱陽縣尉白仁哲因差運米於遼東，忽逢大風浪而惶怖不已，聞空中有人促其念《清靜真經》，仁哲急念三十餘遍，有金光自口中出，為同舟人所共見，遂風息浪靜。仁哲歸家，遂捨俸作黃籙醮及設無遮會，印經三千部，壽年一百一十九歲，坐亡。

此故事見載《太平廣記》卷 103「報應二」之〈白仁哲〉條，註出《報應記》，《說郛》卷 72、《南部新書》卷 7 亦收錄。《報應記》為唐·盧求所撰，又作《金剛經報應記》，原書三卷，輯存一卷。⁹前半部份基本依循原作，刪去「龍朔」年號及「魏州」地名，同樣改易經書，後半部份，原故事為仁哲見一梵僧告知因其念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經註增益口出金光及作醮印經等事。

三、竇德玄故事，見於「男清女濁，男動女靜。」之註，敘唐高宗麟德中，竇德玄勅使揚州，渡淮時，見岸上一人形容憔悴，遂令篙師讓其上船，並供給糧食。渡河後，其人仍緊隨其後行數里餘，德玄怪而問之，方知其乃酆都鬼使，欲往揚州追德玄之魂。德玄涕泣請解除之

⁹ 詳參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下冊〈金剛經報應記三卷〉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頁753-754。

萬卷以避此禍。德玄依言行之，一月後，魂隨鬼使至鄴都北府，獲知大帝降勅以德玄誦經得為天官，為延壽一紀，遂得還陽。德玄乃捨家入道，十二年後，有碧衣童子與雙仙鶴引之升天，留詩一首為證。

此則見載《太平廣記》卷 103「報應二」之〈竇德玄〉條，亦出唐·盧求《報應記》，《說郛》卷 72 亦載。¹⁰《廣記》卷 112 引《廣異記》之〈張御史〉，前半部份亦見有類似情節。

經註中故事人物、時間、情節基本依循原作，然內容細節之描述較詳，原有倒敘部份皆改成順敘，改易所誦經典，刪去結尾對未來仕途的預言，易之以入道升天等事。

四、宋知玄故事，見於「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之註，敘唐時防州宋知玄，往青州為司士參軍，人言參軍之宅有鬼怪妖異，住者十死六七。知玄好誦《清靜真經》，且深達其義而力行，仍堅住其宅，行功唸經。至二更後，有鬼婦現身訴冤，自言為十年前劉司士之妻，其夫奉命出使外國，劉之弟欲逼其私通，不從而遭殺，以氈裹屍棄於西北角溷廁之中。知玄依其指示掘出其骨，為誦《清靜經》而擇地安葬。婦人又於夜間現身拜之，知玄問其為何不找殺人者報仇，婦答以該凶手在江州為司錄，亦自小能誦《清靜經》，故冥司陳告而終取不得。知玄乃前往江州見劉司錄，責以此事，劉司錄大驚，遂整其家財，作黃籙大醮七日夜，請道百餘人，印《清靜經》萬本散施。是日午時，見一

¹⁰ 《太平廣記》卷 71「道術一」亦載竇德玄事，註出《玄門靈妙記》，亦敘德玄附載陰使之事，然故事發展乃德玄求助道士，上章以解其禍，在於宣揚道教章表之靈驗。《清靜經註》中故事文字及情節發展與其有較大差異，乃是據《報應記》故事稍事改易而成。

婦人以寶馬駝經萬卷，告以乘此經醮之力，為南宮列仙。知玄返家之後，亦有青鸞引之南去，留詩一首為證。

此則改編自《太平廣記》卷 105〈宋參軍〉條，註出《廣異記》。《廣異記》為唐·戴孚撰，原二十卷，輯存六卷。¹¹《廣記》所載僅稱「唐坊州宋參軍」而無名，所持為《金剛經》，故事結尾為鬼婦預告宋未來之官祿，其不報仇之因為該人尚任官，命未合死。經註中故事對後半部份刪改增益較多，使經醮靈驗之表現更為突顯。

五、袁通故事，見於「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之註，敘唐玄宗時天水人袁通，自幼好道，專誦《清靜經》，年二十時被安祿山驅為軍戰，敗走而迷於山叢之間不得食，唯誦經待死，忽有碧衣童子持飯食之，告以持經而得道果，故太上賜食，後可不食而得仙。言訖不見。袁通從此不食，得六通之慧，宋哲宗之朝猶在，五百年間面若三十歲許，常遊洛汭間，人呼之清淨先生。若人有患，經其以手摩之即愈。後至汴京門外，高聲曰：「你待亂，我不亂；…。」等語，駕鶴而去。

此則亦改寫自唐·盧求《報應記》，作「袁志通」，見載《廣記》卷 102 及《說郛》卷 72。《廣記》所載為袁志通因常持《金剛經》，故有迷途獲食及貞觀八年死而復活之事。經註中故事更其名為「袁通」，將時代背景改為唐玄宗安史亂時，刪去死而復活之情節，易之以長生及治病神通之描述。

六、王珪妻故事，見於「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之註，敘唐慶

¹¹ 詳參前引李劍國書，上冊〈廣異記二十卷〉敘錄，頁 463-489。

曆中，有韓侍郎坐運州，其女適左司員外郎王珪，因珪上官，韓氏有妊娠而居父母家。夜見晉朝韋將軍責以產居血腥，若三日不移將殺之。韓氏隔日令侍婢告知韓侍郎，然侍郎以其氣虛胡見之，唯添侍婢相伴。至三更，將軍復現叱之。隔日再告侍郎，仍不信從，韓氏遂於當夜被殺。王珪聞訊急歸，至寺莊鎮西十里而見其妻之魂，告以該鎮有田先生，自小念《清靜經》，能剪馘鬼神，有通天之德，可報其冤。珪往謁田先生，得其以法力引魂神俱至酆都，見酆都大帝，帝乃派員捉取韋將軍，決鐵杖三百，配北陰山千年。判官檢簿，以韓氏仍有四十年壽，因其身已壞，而有青州王官人女壽娘年二十六命終，乃令韓氏借壽娘屍還魂。王珪後往青州王官人家，携壽娘同返運州，二人猛悟大道，散財印經，作羅天大醮以謝天地，並依田先生之勸說，夫妻俱入道門，各壽一百二十歲而殞。

此則故事改編自唐·李復言《續玄怪錄》之〈齊饒州〉¹²，見載明·陳應翔刻本《玄怪錄》卷三，宋·佚名《異聞總錄》卷三亦載錄，無標題。此外，《廣記》卷 44 引《仙傳拾遺》之〈田先生〉、卷 358 引《玄怪錄》之〈齊推女〉，情節類似而較簡約，人名、文句有較大差異，為一事而異傳。明·陸楫《古今說海》說淵三四則將〈齊饒州〉及〈齊推女〉合而為一，馮夢龍《情史》卷八亦同。¹³又南唐·尉遲

¹² 〈齊饒州〉故事，李劍國認為「結末述聞見緣由，時在太和中，與《續錄》之《錢方義》、《梁革》、《張老》等全同，」疑其屬《續錄》之文。見前引書頁 621。李時人編校《全唐五代小說》卷四二「李復言(三)」〈齊饒州〉箋進一步考察牛僧孺任官時間與篇末所述時間、人物不符，將本篇作者定為李復言。詳見《全唐五代小說》第二冊，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9 月，頁 1185。今從其說。

¹³ 李劍國疑〈齊推女〉乃為別書而《廣記》誤記出處，《仙傳拾遺》則採自〈齊推女〉。見前引書頁 619。李時人編校《全唐五代小說》亦定為佚名作品。見前引書頁 1193。

偃撰《中朝故事》卷下載「鄭畋鬼胎」之事，敘鄭亞之妻產臥道院，遭神人所殺，託夢於亞往求釋僧，遂得生魂返陽，三二年間乃生鄭畋。與〈齊饒州〉及〈齊推女〉相似，然具有抑道揚佛之意味，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云：「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鄭亞妻，必有一訛。又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同，大率皆烏有耳。」另外，《廣記》卷 107 引《報應記》之〈李元一〉亦以類似情節宣揚《金剛經》之靈驗。宋·郭彖《睽車志》卷五載〈靳瑤〉，亦敘其妻遭五通神爲祟而亡，魂告靳瑤往求茅君救助，遂得借體還生，重新團圓。實亦此題材之改作。

經註中故事僅保留「田先生」之稱，其餘角色名稱及年號、地名均予變更，將田先生之法力歸因於《清靜經》，使其與主題相聯繫。唐人小說中以黏合三魂七魄之方式復生，有生魂而無實體，幻想奇特，經註中故事則改易爲借屍還魂手法，另外衍生兩家共認一女的情節，類於〈靳瑤〉，最後仍以作功德、入道之模式作結。

七、同昌公主故事，見於「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之註，敘唐懿宗女同昌公主奢侈無度，因而成疾，被朱衣使者捉入陰府受烙刑，公主默念《清靜經》，感太上老君令太極真人下降幽獄，赦宥罪人。太極真人對公主講述五戒、十善、六齋、三會及五臘、五忌等義，公主允諾去奢華之欲，遵循道旨，遂得返回人世。病愈後入居玉真觀，唯念《清靜經》，三年後，真人復現，勸其修功德，公主乃建黃籙大醮，至上元十五夜，乘鸞登天，留《唐多令》詞一闕。

此則故事改編自唐·蘇鶚《杜陽雜編》（一題《杜陽編》）卷下，《廣記》卷 237、《類說》卷 44、《說郛》卷 46 及《古今說海》卷 62 等皆

見著錄。¹⁴原作中主要在鋪敘同昌公主生活奢華之狀，以及死後喪儀之盛，故事性薄弱。經註中故事添加陰府受苦、真人感化、去奢入道等情節，使故事結構更加完整。

八、元田夫故事，見於「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之註，敘劉宋宰相元田夫，凡事須要財帛而後行之，有殺人之事，因殺人者出絹疋數較被殺者家屬多，故僅判決杖六十而放之。田夫徵斂無度，又好黃白之術，嘗有一道人遺《點絳脣》詞譏之。田夫後於夢中欲拾黃金而墮貪愛之獄，有被殺蒙冤者數百餘人欲其償金還命，並以巨石欲壓之，為先前化身道士之太白金星所阻，得知田夫曾念《清靜經》，乃向其闡述該經義旨，冀田夫省悟其非。田夫辭別後，又見被殺之人趕來，遂倒地而醒，乃休官行善，日念《清靜經》，十年後，又見太白金星賜予神丹，再述「神明」之義理，田夫修行三年而乘空去之，留《唐多令》詞一闕。

此則故事中之劉宋宰相元田夫為虛構，本事來源待考。

九、沈會故事，見於「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之註，敘唐貞觀年間有沈會因貪受民財，被發配竹蘭，常念《清靜經》而禮拜泰山以求早日還鄉。炳靈公見之而語泰山府君，府君乃命吏召見。沈會於拜見府君時，見姑丈慕仁軌因受賄枉殺民女阿趙，在陰府備受苦刑，沈會為其求情，允修建羅天大醮等，府君可其請，以仁軌二魂在陰府受罪，一魂在陽間守形，體有惡瘡，猶有五年壽。沈會還陽，謹念真經，三日後遇赦，乃往東海郡見仁軌，果生瘡臥床，遂作黃籙大醮，造《清

¹⁴ 詳參李劍國前引書下冊，頁 847 及頁 849-850。

靜經》萬卷散施等，功德既畢，阿趙生天。半月後，仁軌疾愈，與沈會同往天台山蓋茅庵而居，日誦《清靜經》，年至九十餘，皆得道。

此則故事改編自唐·盧求《報應記》之〈沈嘉會〉，見載《廣記》卷 102。經註故事將「沈嘉會」作「沈會」，「慕容仁軌」作「慕仁軌」，「蘭州」作「竹蘭」，增益「炳靈公」角色。原慕容仁軌為姑臧令，非沈嘉會親屬，且是遭誤追入冥而重返陽間，故無受苦及得道之事。

十、劉懷珍故事，見於「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之註，敘唐時劉懷珍字道玉，於太平二年授河間樂陵太守，至郡貪賄，徵索不已，士民嗟怨。其妻以己之錢財勸懷珍修寺觀以求福，懷珍陽奉陰違，仍暗刷民脂，卻怨作功德而無靈報。夢一道人責其貪欲不止，福皆為中山府南門張小婆婦得之，蓋其人常念《清靜經》，扶危救困，惜物護生，其功勝於修寺觀。懷珍夢覺，遣人證實之，遂感悟，解印休官，與夫人寂淡雙修，延道侶講談莊、老，壽一百二十歲而終。

《南齊書》卷 28 載有劉懷珍傳，亦字道玉，然無貪賄徵斂之事，唐代亦無「太平」年號，此則故事未審所本，待考。

十一、柳子初故事，見於「三者既悟，惟見於空。」之註，敘唐大曆年中柳子初應試失利，恣遊放縱，久而潦落，出東門欲自盡而未能，坐古柳下，默念《清靜經》，有一道者携一竹籃亦來坐樹下，子初敘己潦落之境，氣衰而倒，道人自籃中取棗一枚與之食，言談之間，子初透露欲得高位之志，道人令其閉目，子初乃飄然似睡，忽被夫餘國使者所徵召，入其國為駙馬，治武安郡，經十一年，生二子，政聲大振，

奉勅征戰，一擊而勝，功勳成就，富貴不可言。三年後，公主及二子相繼身歿，子初甚悲。又有人告發子初欲叛，夫餘國王令左右烹之，子初臨刑時乃驚怖而覺。道人遂向子初闡述《清靜經》思想，子初乃悟人世虛幻。道人與其相約三年後於蓬萊相見，勉其持經，即升空而去。子初尋勝地，庵居持經，三年後果乘鶴騰空，留小頌三首於世。

此則故事乃糅合唐代傳奇名篇之沈既濟〈枕中記〉與李公佐〈南柯太守傳〉而成，首尾仿〈枕中記〉而增益之，唯無青瓷枕及蒸黍之事。入夢後的發展則主要改編自〈南柯太守傳〉之內容。

〈枕中記〉本之劉義慶《幽明錄》之〈楊林〉，程國賦曾列舉現受其影響之小說有《青瑣高議》前集卷 2〈慈雲記〉、《聊齋志異》卷 4〈續黃梁〉、卷 8〈顧生〉、現存元明戲劇《呂翁三化邯鄲店》、湯顯祖《邯鄲記》傳奇等。受〈南柯太守傳〉影響的現存作品則有《聊齋志異》卷 5〈蓮花公主〉及湯顯祖《南柯記》傳奇等。¹⁵除此之外，與〈枕中記〉類似的故事尚有《廣記》卷 281 所載〈櫻桃青衣〉，及《說郛》卷 38 所載宋·何光《異聞》之〈兜離國〉，均將入夢場地置換為佛教寺院。另《廣記》卷 478 引《纂異記》之〈徐玄之〉夢遊蟻國之事，則類於〈南柯太守傳〉。可見此一故事構思，一直是古典文學創作的素材。其人生如夢的主題切合佛道思想，被宗教徒改編宣揚，乃成順理成章之事。尤其〈枕中記〉故事與呂洞賓相附會後，更與道教結了不解之緣，元代苗善時《純陽帝君神化妙通記》卷一〈黃梁夢覺第二化〉、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45〈呂岳〉、佚名《呂祖志》卷一，乃至吳元泰《東遊記》第二三回〈洞賓店遇雲房〉等，均刪改此一故事而成鍾離權點化呂洞賓之事蹟。

¹⁵ 參見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330、333。

十二、李通故事，見於「觀空亦空，…，湛然常寂。」之註，此處所述李通故事，文字被割裂為兩部份，分別置於前則註文與本則註文中。故事敘唐天寶年中李通，年五十餘，累舉不及第。日誦《清靜經》，視妻與子之亡為脫枷，携經入華山，築庵誦經，三年後感太上命神人教之，神人化為道者，入其庵與論經義，勉其能得定心，湛然常寂，則道得成。他日道人復來，告以將煉爐丹，欲李通鎮爐，惟須無語。李通允諾，面爐端坐，道人出庵之後，即有驟雨猛水、野火燒山、餓鬼、餓虎、毒蛇、美婦、強徒等相繼出現，李通皆不為所動。又有閻羅王引牛頭獄卒，以李通妻與子之性命迫其開口，李通仍不理會，閻羅王遂攝其魂至齊州王大郎家作女身，豔而喑啞，年十八而嫁，經三年生一子，其夫醉歸而摔死其子，啞女驚叫，子初遂覺，見其爐火星亂撒，火星迸散，其聲如雷。道人現身責李通，仍勉其修《清靜經》，將於六年後再見。李通遂於石室，懸一千斤大石，坐於石下，寂然不動，六年功成而乘鸞騰空，留詩、詞各一首於世。

此則故事亦改編自唐代傳奇名篇〈杜子春〉，《廣記》卷 16 所引、《歲時廣記》卷 29 節引題為〈感仙叟〉，均注出《續玄怪錄》。陳應翔刻本《玄怪錄》置於卷 1，《類說》卷 11 節引題為〈貧居膏肓〉、《三洞群仙錄》卷 6 節引題為〈子春膏肓〉，均作《玄怪錄》。李劍國、李時人均將之歸於《玄怪錄》作品¹⁶。

〈杜子春〉故事本之《大唐西域記》卷 7 〈烈士池〉，與其類似者尚有《酉陽雜俎》續集卷 4 〈顧玄績〉、《廣記》卷 44 引《河東記》之

¹⁶ 詳見李劍國前引書下冊，頁 612-613；李時人前引書第二冊，頁 838。

〈蕭洞玄〉、卷 356 引《傳奇》之〈韋自東〉及《劇談錄》卷下〈說方士〉等。後世據以改編之作品有《醒世恒言》卷 37〈杜子春三入長安〉、《綠野仙踪》七三回〈守仙爐六友燒丹藥〉、清·岳端《揚州夢》傳奇等。¹⁷

經註故事改易角色名稱之外，性格描述亦大相逕庭，整個煉丹事件是李通持經修道之意志所引發，事件的發展被設定成神人安排的試煉過程，未能通過考驗的情節，並未使故事畫下句點，而是賦予主角更堅定的意志，延伸出另一自我考驗的事件，最終仍以圓滿收場，與〈杜子春〉的失落有別。

十三、聶處仁故事，見於「寂無所寂，…，常清靜矣。」之註，敘宋熙寧元年，儀州醫官聶處仁至一黃官家看病，黃官之妻愛慕之，欲與私通，屢佯病召之，處仁均藉故推辭，後黃官妻逕至其家，以死脅之，處仁佯允而趁機越牆離家，遁入南山，修持《清靜經》。城隍嘉其不起欲心，呈司命君賜一百二十歲，升為天官。黃官妻則奪壽，五十而終，魂入地獄受苦，形於陽間臥疾。婦人於地獄中間鬼吏如何得解，鬼吏告以於陽間設黃籙大醮，改惡從善，持念《清靜經》。後其夫為其設醮，禮念《九幽拔罪懺文》，印造《清靜經》萬卷散施，婦人所患漸愈。夫妻畏淫欲之報應，雙修清靜之教，休官庵居，修道九年，同時坐亡，留詩二首。

此則故事改編自宋代小說，見載於洪邁《夷堅丙志》卷二〈聶從志〉，敘聶從志堅拒邑丞妻李氏，無越牆離家之事，後有儀州推官黃靖國病而入冥，於陰府中見聞李氏受苦之事，復生後求證於聶，亦無李

¹⁷ 參見李劍國前引書，頁 612-613。

氏夫妻雙修入道之事。然所記事亦在熙寧初，與經註故事合，而經註中「黃官」者，或即自「黃靖國」更易之。又《分門古今類事》卷 19 引《青瑣高議》〈從政延壽〉，敘黃靖國入冥復生，兼及李氏地獄受苦事，李氏之夫作「華亭主簿王某」，醫工作「聶從政」。程毅中指出黃靖國事在王得臣《塵史》、王蕃《褒善錄》…等多種著作中均見記載，足見其為盛傳故事。¹⁸

綜合以上考察，將經註中故事來源列表如下以明之：

《清靜經註》故事	故事來源
01.孫壽	法苑珠林卷 26 〈孫壽〉(《廣記》卷 103)
02.白仁哲	唐·盧求《金剛經報應記》〈白仁哲〉(《廣記》卷 103)
03.竇德玄	唐·盧求《金剛經報應記》〈竇德玄〉(《廣記》卷 103)
04.宋知玄	唐·戴孚《廣異記》〈宋參軍〉(《廣記》卷 105)
05.袁通	唐·盧求《金剛經報應記》〈袁志通〉(《廣記》卷 102)
06.王珪妻	唐·李復言《續玄怪錄》〈齊饒州〉
07.同昌公主	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下〈同昌公主〉(《廣記》卷 237)
08.元田夫	待考

¹⁸ 詳見程毅中編著《古體小說鈔宋元卷》〈青瑣高議·從政延壽〉條按語，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11 月，頁 175。

09.沈會	唐·盧求《金剛經報應記》〈沈嘉會〉(《廣記》卷 102)
10.劉懷珍	待考
11.柳子初	唐·沈既濟〈枕中記〉(《廣記》卷 82〈呂翁〉) 唐·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廣記》卷 475〈淳于棼〉)
12.李通	唐·牛僧孺《玄怪錄》〈杜子春〉(《廣記》卷 16)
13.聶處仁	宋·洪邁《夷堅丙志》卷二〈聶從志〉

參、無名氏《清靜經註》對唐宋小說改編的方式

綜合比較《清靜經註》與唐宋小說中的故事內容，大致歸納其改編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改易經典之受持

這是宗教靈驗故事最為常見、簡便的改造方式，從上述情形可以看出〈孫壽〉、〈白仁哲〉、〈竇德玄〉、〈宋知玄〉、〈袁通〉、〈沈會〉等共計六則故事，均係改易《金剛經》為《清靜經》，此一現象與《太平廣記》可能不無關係，蓋《廣記》所收經書報應計有十卷（卷 102 至 111），其中《金剛經》足有七卷之夥，餘為《法華經》一卷、《觀音經》兩卷。《太平廣記》在北宋仁宗以後已開始在士大夫間流傳，至南宋更廣，張嶠《紫微集》、張邦基《墨莊漫錄》、洪适《盤州文集》、洪邁《容

齋隨筆》及吳曾《能改齋漫錄》等，均提及閱讀《太平廣記》之事。¹⁹至於羅燁《醉翁談錄·舌耕敘引》所述說話人應「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更可見當時小說創作、傳播深受此部書籍之影響，故註書者很有可能即據以取材點竄而成。

至於非改編自佛教故事者，如〈王珪妻〉中之「田先生」、〈同昌公主〉、〈元田夫〉、〈柳子初〉、〈李通〉等之主角均添加、強調其原本即持誦《清靜經》之描述，其作用在於使田先生之道術成爲突顯《清靜經》靈驗之工具，同昌公主與元田夫原是具有道德缺陷者，誦經成爲其製造禍福轉機的潛在因素，柳子初與李通的故事中，則是成爲吸引道人出現，展開歷險的原因。

經典受持的描述，具有強化角色人格神聖性的作用，也爲其成道預設可能的基礎。

二、加入對話與詩詞

經註故事在改編的內容中，較原來的唐宋小說加入了許多對話與詩詞作品，使其內容更加擴充，不過這些故事中的角色對話，主要在於闡揚經文的思想義理，實際上是與經註作緊密的配合，例如〈孫壽〉中云：

壽曰：「先生早來誦者何經？」先生曰：「是《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壽曰：「何者名為《清靜經》？」「居！吾語汝。夫清靜者，道也，德也。故吾之宅清靜者，吾

¹⁹ 詳參張國風《太平廣記版本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5月，頁6-10。

之素也。清靜而柔和者，吾之守也。清靜應化而無窮者，
吾之變也。…。吾能行此道，何懼火焉？」

其以靈驗故事來為經文釋義，固有益於傳教，然以清靜之心性轉化為不畏火侵之道術神蹟，則頗具附會之意味。此亦通俗註經之習見現象，佛教《觀音經》之註解作品，亦見有這種情形。由於故事的性質在於配合經典思想，故如何利用故事闡揚經義才是編著者的關注點所在，有時難免使情節的緊湊發展反成次要。例如〈同昌公主〉與原作相較，雖然具有更曲折的情節安排與完整的故事結構，但是故事中安排太極真人對公主的訓誡，並一一解釋五戒、十善、六齋、三會、五臘及五忌的內容文字，置於短篇故事中，所佔篇幅仍略嫌冗長。實際上透過對話宣教的方式，在敦煌變文 S.2073〈廬山遠公話〉中，亦充分運用此種手法，為此類輔教故事的共同點之一。

經註故事中尚添加許多唐宋小說所無之詩詞，固然使故事文體之運用更為多樣，但也突顯編寫者混淆不清的時代觀，例如〈元田夫〉的時代背景為南朝劉宋時期，卻出現道人遺田夫〈點絳脣〉及田夫所填〈唐多令〉的內容。詩詞的運用，大部份置於故事結尾，為角色離開凡間所遺留，作為勸世、發揚經旨之用。例如〈竇德玄〉升天後留詩一首云：

人事紛紛百萬端，蠅名蝸利不堪看，爭如悟此清中靜，
功滿昇為天上官。

文句通俗淺顯，以拋卻世俗名利為訴求，首二句主勸世，末二句

兼具德玄升天之驗證功能。

少部份運用於故事進行中，如〈宋知玄〉敘知玄入住凶宅，即修〈呂真人詩〉一首云：

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
水求北海黑龜精。
鼎追四季中央土，藥遣三元八卦行。齋戒與功成九轉，
少持清靜鬼神驚。

接著描述「知玄乃危坐，行其火輪罩體，紅光滿室」云云，以內丹詩歌展現其靜坐運功之過程，烘托其產生之威力，是多則故事中詩詞運用功能較具特色者。另有用於譏刺或答謝者，茲將其運用之大致情形表列如下：

故事	依託之作者及作品類別	故事的位 置	功能
竇德玄	竇德玄七絕一首	升天後。	勸世、驗證。
宋知玄	呂真人七言律一首 劉知玄七絕一首	入住凶宅時。 升天後。	展現內丹運行情 景。 勸世、驗證。
同昌公主	同昌公主〈唐多令〉 一闕	升天後。	勸世、驗證。
元田夫	太白星君〈點絳脣〉	化身道人訪田	譏刺元田夫。

	一闕 元田夫〈唐多令〉一闕	夫。 升天後。	勸世、驗證。
沈會	阿趙七絕一首 沈會〈滿庭芳〉一闕 慕仁軌七絕一闕	升天後。 慕仁軌疾愈後。 答和沈會。	答謝沈會修醮之恩。 勸說慕仁軌澄心鍊真。 悔悟。
柳子初	柳子初七言頌三首	升天後。	勸世。
李通	神人所化道士七言詩一首 李通七絕一首 李通〈減字木蘭花〉一闕	煉丹失敗後。 升天後。 升天後。	勉勵李通。 勸世、驗證。 自述。
聶處仁	黃官夫妻七絕二首	坐亡後。	警世。

三、對場景、動作等更進一步的描述

經註中所載不僅大部份故事完整，更在許多細節上有更進一步的描寫，例如在場景與動作的延伸方面，《法苑珠林》所載孫壽前往察看火燒現場，唯見經書與僧尸，然經註改易為一道庵，繼而有孫壽推門而入，見一老叟，展經誦讀，進而交談等隨著場地的變化而引起的一連串動作的描述。又如《廣記》所載竇德玄入冥云：「德玄於是就枕而

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宮城，…。」經註則寫道：「德玄於是就枕，乃臥而絕其氣。惟其魂魄遂使德玄回顧，其屍臥於榻上，魂乃隨使者出於北門。」相較之下，經註故事的描述更加細緻而生動。另外，《夷堅志》敘聶從志之事云：「迨夜，李盛飾冶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必從我。』聶絕袖脫去，乃止。」雖文辭精簡，然敘事亦略。經註則作如下描述：

處仁不知端的，乃開門而出，娘子遂拽住處仁，娘子曰：君心從我，我與君富貴；若不從我，我是黃官之妻，為期於此，汝若不從，與君其死。」處仁不得已，遂允之，乃引娘子至於短牆而攝其手，越牆而走之，不入其家，遂遁入南山之中。

文中對黃官妻的蠻纏、處仁的無奈、虛與委蛇而伺機跳脫，遂乾脆遠遁走避的情狀，有較形象的呈現。

四、文辭的通俗化

經註中的故事文辭，明顯呈現通俗化、口語化的傾向，例如在敘述故事之前屢用「此經念者還有驗乎？答曰…。」「何人能六欲不生，更得三毒消滅？答曰：有之。昔…」等語，頗類說經語氣。在故事中亦融入俗語言詞，如〈劉懷珍〉述懷珍徵索不已，百姓以「家貧！家貧！取髓抽筋。寧逢南山白額虎，切莫撞著劉懷珍。」傳神地表達出所受剝削之酷烈程度。至於在人物的描述上，透過與唐傳奇的對照，

更可區別其文辭之差異。如〈南柯太守傳〉敘淳于棼見公主云：

至一門，號「修儀宮」。群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

而〈柳子初〉敘子初見公主之情形則云：

是夕燈燭龍膏，香虬鳳髓，霞衣彩帔，不知其數。忽鳳閣擁一女子，年可一十六歲，其貌其姿，西子嫦娥之不若也，嫦娥古今無如此貌。子初見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

又〈杜子春〉敘守丹爐事云：

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縫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語訖而去。

〈李通〉則云：

先生曰：「吾欲燒一爐丹，汝以鎮爐，唯以無語為湛然常寂，汝能之否？」通曰：「弟子能之。」先生乃於庵中立一爐，于袋中取出一鍋子，放數粒丹藥其中，望太陽取氣一口，吹在爐上，其火乃然。仍戒李通曰：「汝正南於爐而坐，此是觀空亦空，…。若有千魔萬魅感，即是無得而言，若爐中之丹則不成，汝道不就。千萬記之。三日後吾却來覩丹，丹必熟矣。…。」

經註故事中之形容或描述的詞句，如〈柳子初〉之誇張，〈李通〉之白話，與唐宋志怪傳奇作品迥異，反而近於話本小說之風格。文辭的通俗口語化，固有其趣味生動及便於理解的優點，然不事修飾，則亦偶有字詞重複，造成文句拗口弊病的現象。

五、強調功德的作用

雖然經註以宣揚經典為主，但是在白仁哲、宋知玄、王珪妻、同昌公主、沈會、聶處仁等六則故事中，都特別強調修功德的行為，主要是提倡黃籙醮與印經。印經自然有助於經書之推廣、信仰之傳播，而推廣黃籙醮，一方面是道教齋醮自五代以後即以黃籙齋醮最為盛行，因其功能逐漸擴充，普濟人天，被信仰者視為拔度亡魂、祈禳解冤的有效方式，《道藏》現存宋元人修之科儀匯編，亦以黃籙齋醮為大

宗，此種情況在洪邁《夷堅志》中亦有所反映，該書所提及民間修齋醮也是以黃籙醮居多。另一方面舉辦齋醮法會不僅是展現、傳播宗教的重要手段，無可諱言也是其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因此故事中特別強調誦經配合修醮的重要性，如〈同昌公主〉藉太極真人之口宣揚五忌五臘等日可設醮修齋持經以祈求景祐，又有「復見真人於紅光之中，乃謂公主曰：『上昇至近，證為天仙，火急修為功果。』」道罷不見，公主乃建黃籙大醮，至上元十五夜，鸞鶴自天而降」云云，突顯修醮在證道過程的關鍵地位。

六、圓滿結局的故事結構

從經註中十三個故事的發展內容，可以看出都是採取圓滿的結局，故事主角或成道升天，或長壽坐亡，這種處理模式自然與敘事動機有關，乃是為了強調其信仰之靈驗。唐宋入冥故事中，在結尾常見有預告官祿的情節模式，如〈宋參軍〉等，但是對未來官宦利祿的追求，與本書主旨思想是相衝突的，故改編故事中皆加以刪除。由於敘事動機的不同，故處理故事發展的側重面亦有異，此類靈驗故事的發展，在於呈現對信仰獲得堅定的認可，並進而付諸實踐，取得明顯的成效。其處理方式大致可歸納為：

- (1)原無信仰者，如「孫壽」只是一個普通的獵人，親眼目睹「遇火不焚」的奇蹟，心生崇敬，而適有道者傳授之，遂力行得道。
- (2)信仰不堅定者，如同昌公主、元田夫等雖誦經而為非，則以入冥方式遭受苦難，再以誦經之行爲，作為解除苦難之由，明其有效，堅定其實踐之志，終得正果。

(3)始終信仰堅定者，如袁通，則神人扶助，早日證道。

大部份故事的安排，約可以以下結構概括之，茲以〈王珪妻〉為例列舉之。

- (1)時間、地點、主角的介紹（唐慶曆中、運州、王珪之妻韓氏）
- (2)主角歷險（遭晉朝韋將軍所殺）
- (3)外力介入（田先生入冥）
- (4)解除險境（杖罰韋將軍、韓氏還魂）
- (5)修功德（印經、作醮）
- (6)證道（入道，壽一百二十歲）

也可以說是由「常態」至「衝突（常態的破壞）」，再「平息」而達到「超越」，故事一律都是朝向超越發展，而非復返常態，因為主角都是逐漸神聖化。

七、以評論結合經旨

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方法，深受歷史著作的影響，其「史贊」的形式，一直到清代蒲松齡寫《聊齋志異》，都還依循不悖。在本經註中，也可見其模式。蓋經註於大部份的故事結束之後，都有一則評論文字，標之以「論曰」，例如〈李通〉故事之後云：

論曰：大道者，至靈蘊妙，待感而靈，猶金石之響，待

擊而鳴。李通乃悟觀空亦空，空無所空，空既無無，無
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之道，千魔萬惑而不動。
又設千斤之石而修六年，果登天宮，豈不宜乎。

其文字不僅在於針對故事提出評論，更著重於再次強調經旨思想，使其與故事角色行為後果形成連繫，作為經文之實證。

肆、結語

除了靈驗記專書之外，如無名氏《清靜經註》這樣大量改編唐宋小說為靈驗故事，藉以輔證經書義旨的著作，在《道藏》中似不多見。它不僅呈現道典註疏通俗化的特色，也有助於考察宗教與文學緊密結合的情形。雖然宋·李昌齡的《太上感應篇註》也採錄不少故事，但是李書中所錄以當時名人事蹟為主，敘事較為簡約，固然其傳播更廣，有其不同層面的深遠影響，但是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其價值自不如此《清靜經註》。

靈驗故事也有其共同的缺失，即容易形成公式化的敘述模式，在本書中的故事中最明顯的，就是基於前述為了支持驗證信仰的敘事動機，造成其結局的安排，幾乎是千篇一律，了無新意。這也是形成故事主角人格均是朝神聖化發展的主因。雖然部份唐宋小說如〈枕中記〉、〈杜子春〉等本身已被賦予道教思想色彩，但是經由道教徒的改編，使其道教性質更加深化。

佛教徒的靈驗故事創作數量更多，這些被宗教化、通俗化的故事，透過宗教齋會講經、誦經等集體或個人的活動向社會大眾呈現時，對於這些故事在傳播過程中內容的變異，應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作

用。康韻梅曾對唐代小說與《三言》、《二拍》的敘事差異，有相當精闢的論述，並指出：

《三言》、《二拍》中擇取唐代小說題材最多的是神道小說，本身即具有宗教的背景，更容易導向教化之旨。關於《三言》、《二拍》故事主題的宗教、道德化的趨勢，可以從人的力量被神道所取代、因果報應的公義伸張、人物的神祇化和人物的道德化等人的主體性消弭的角度來觀察。²⁰

以此衡諸本書之靈驗故事，似乎若合符節，從小說的領域到現實的信仰生活中，其實都是神、人、鬼混雜的世界，靈應故事所呈現的，是人不僅需承受現實環境的災難，也無法避免來自鬼神世界的干預，而神、鬼、人地位的高低優劣，則取決於「道術」的修為，宗教經典、法術、法器等，成為保障生命的依據，提高在這世界位階的憑證，而擁有它們的條件即是道德的提升，否則也會得而復失。

從唐代到明代的這種小說發展傾向，是否曾受到靈驗故事傳播的影響，應是可以進一步探究的議題。

²⁰ 詳見康韻梅《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3月，頁274-275。

參考文獻

一、中文

《道藏》，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 8 月。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8 月。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8 月。

李時人編校，《全唐五代小說》，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9 月。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年 12 月。

康韻梅，《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95 年 3 月。

張國風，《太平廣記版本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5 月。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年 1 月。

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

程毅中，《古體小說鈔·宋元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11 月。

盧國龍，《中國重玄學》，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 年 8 月。

《道教哲學》，華夏出版社，1998 年 1 月。

二、日文

三田村圭子〈《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について—杜光庭本の資料的検討〉，《道教文化への展望》，平河出版社，1994 年 11 月。

麥谷邦夫〈《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考》—杜光庭注との關連において—〉，《唐代の宗教》（吉川忠夫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朋友書店，2000年7月。

Research on the Succession and Adaptation of Anonymous *Qing Jing Jing Zhu* from Novel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Shi-Bo Jou *

Abstract

The Daoist canon, *Tai Shang Lao Jun Shuo Chang Qing Jing Miao Jing*, is probably written in Tang Dynasty. Although there are only hundreds of words in the text, it has immense influence on Daoism. Many Daoists after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had notated on this book. Later on Quanzhen Jiao regulated it as the routine of daily recitation, further enhancing its popularity.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is book and its notations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and thoughts. However, in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of notations, an anonymous version, which is written in Song Dynasty with many miraculous stories, is still unnoticed and unanalyzed. In f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reading habits of the majority to increase the popularity of this canon, the style of the notation tends to be popularized. Also, the content of these stories is closely related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o novel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is anonymous notation deserves further research ei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novels or from that of the formation of Daoist miraculous stor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center on the miraculous stories in this notation to discuss its relationship with novel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I will analyze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wording, main idea and other perspectives to make a comparison with novel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o present its significance in religious literature.

Keyword: *Qing Jing Jing*, miraculous stories, novel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popularization